

推理
MYSTERY

密室中的舞者

戴着镣铐的扭曲舞步

逻辑和理性可以铸就正义

而爱情却打碎了它们



他和他的相遇

是注定的久别重逢

还是命运的一次不怀好意



半身侦探

3

暗布烧 著

中国推理影响力品牌 《推理》杂志

人气推理小说系列

谜局继续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半身侦探 ③

暗布烧
⑥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身侦探3 / 暗布烧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08-6709-8

I. ①半… II. ①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4136号

半身侦探3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董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7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三口棺材之谜 / 1
无菌室毒杀事件 / 40
三万英尺囚室事件 / 77
催眠之城事件 / 113
幽灵狙击事件 / 149
水密室事件 / 186
死亡隧道事件 / 226
Target 罗半夏事件 / 265

三口棺材之谜

前情

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羊坊街里，按摩浴场、酒吧会所、地下赌坊比比皆是。每当夜幕降临，街面上更是灯红酒绿，乌烟瘴气，游荡着各种神色迷离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罗半夏焦急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目光一直追随着前面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

突然，那男人往旁边的小巷一闪，瞬间消失在了视野之中。罗半夏疾步向前冲去，却猛然间被一只手拉进了巷子里面。

“呀！原来是美女警官。我还以为是哪路的仇人呢！”昏暗而狭窄的小巷里，汤川皮笑肉不笑地盯住她的眼睛，语气幽怨地说道，“你一直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我有事要问你！”罗半夏甩开他的手，惊魂不定地说道。

“什么事呀？我可不是你的线人。”汤川仍旧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罗半夏被他盯得脸色绯红，牙齿轻轻地咬住嘴唇，满腹纠结。

“哈哈，看起来你要问的事情跟那个男人有关吧？”汤川似乎已经

猜到了什么。

罗半夏低头沉默了片刻，突然抬起头来，问道：“他是个杀手，对吗？十年前，他是不是曾经狙击过一名警察？”

听到她的语气渐渐地由弱转强，汤川不禁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她几眼，眉头微蹙地说道：“看来，你已经都知道了？”

罗半夏的肩膀微微地向下一沉，剧烈地颤抖起来，布满血色的眼睛看起来分外狰狞，大声地吼道：“他果然是凶手？他真的是杀死我父亲的凶手？”

汤川的脸上掠过一抹沉痛的表情，挥了挥手，说：“这事儿，你最好还是直接去问他吧。我知道的情况也不详细，不好说什么。”

“问他？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就不见踪影了。”罗半夏的声音变得有些异样，“你跟他打交道那么久，就像他的兄弟一样。我不信你不知道实情。告诉我，是他开枪射杀了我的父亲，对不对？”

汤川镇定地望着这张因痛苦而越发惹人怜爱的脸庞，有点儿于心不忍，问道：“知道了实情，你又预备如何？为你父亲报仇吗？”

罗半夏仓皇地后退了一步，嘴唇哆嗦着说：“我……我现在只想知道真相！”

“唉。”汤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具体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我唯一了解的信息是，当时执行那个狙击任务的杀手的确是茂威汀……”

“他用的是什么枪？”

“M110 步枪。”汤川神情肃然地说道。

——线索已经完全吻合了。她的父亲罗霄雄是在一次围剿黑社会的行动中被乱枪打中的。当时那个犯罪团伙贩卖军火，十分猖獗，其中也拥有 M110 步枪。但事后，那个犯罪团伙中没有人记得自己曾经

开枪打死过罗霄雄警官。最后，警方只得以乱枪误射为由，将她父亲的死扣在了那个犯罪团伙的头上。但现在看来，M110 步枪有效射程达 1000 米，如果当时茂威汀躲在远处瞄准狙击，完全可以趁警匪混战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射杀她的父亲。

想到这里，她的拳头紧紧攥着，像是要把什么捏碎一般。耳畔再次出现“嗡嗡”的蜂鸣声。

“他在哪儿？我要逮捕他！”她的声音仿佛从胸膛的最深处咆哮出来，震颤人心。

死于棺材中

羊坊街最有名的按摩浴场叫作桂枝川，以奢华的装修设施、漂亮的按摩女郎以及贴心周到的服务而备受推崇。罗半夏在桂枝川的门口徘徊了许久，终于硬着头皮闯了进去。

“小姐，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一名年轻服务生迎了上来。

罗半夏东张西望了一下，掏出警官证说道：“我是警察，正在调查案件。刚才有个矮个子男人进来，他去了哪里？”

服务生眼睛眨巴了两下，似乎不相信眼前这个绝色美女竟然是一名警察。他讷讷地说道：“矮个子男人？我没有注意到……”

“你去给我把老板娘找来，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男人。”罗半夏不容置疑地命令道。

“这，这个……”服务生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为难。

这时，罗半夏突然瞥到一个熟悉身影在远处晃动，她立刻抛下目瞪口呆的服务生，快步追了过去。

“汤川，你给我站住。”罗半夏大声呵斥道，“你躲我也不必躲到这里来吧？”

汤川神色古怪地回头一望，然后举手做了一个“嘘”的动作。罗半夏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他正躲在墙根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走廊上的一排屋子。

“你在做什么？”罗半夏悄然走到他的身边问道。

“搞情报啊！警官，我可不是公务员，要谋生吃饭的。”汤川压低了嗓音说道。

“什么情报？关于茂威汀的吗？”罗半夏警觉地问道。

汤川耷拉下眉毛，扭头郁闷地看着她，说：“拜托，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我真的不知道那家伙在哪儿，不然我早就让他把你拽走了。”

“别胡说！”罗半夏脸色一红，怒道，“那好，你倒是说说看，这种地方能有什么情报？”

汤川轻轻瞥了她一眼，没有吭声。罗半夏不耐烦地抓住他的胳膊，嚷道：“哼，一看你就是在装腔作势！走，跟我回趟警局吧。”

“喂！”汤川终于恼羞成怒道，“别吵了，今晚会有 SPLIT 药物的情报。”

“什么？”罗半夏一怔，旋即神色凝重起来，凑近他低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汤川有点儿懊恼于自己的失言，但又无法再掩饰下去，只得简要地说道：“我得到消息，据说 SPLIT 药物已经开始有地下交易。今天，会有几个地下药贩子来桂枝川争取代理权。”

“争取代理权？那不就意味着……”罗半夏瞪大了眼睛。

“没错。”汤川狡黠地一笑，说，“NAA 会派出接头人，而且说不定还会有 SPLIT 药物的样品。”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罗半夏一拍脑袋说道，“不行，我得赶紧调集人手……”

“喂！”汤川拼命地拦住了她，“别吵吵行吗？像你这样大张旗鼓，一旦打草惊蛇，可就什么线索都没了。”

罗半夏被他泼了一盆冷水，不由得有些犯愣。这几天来，她一直旷工跟踪汤川，为的就是找到茂威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越来越心浮气躁，完全失去了对人对事的冷静判断力。默默反省了一会儿后，她轻轻挨到了汤川的身旁，低声说道：“那么，你蹲在这里干什么呢？”

汤川没好气地指了指走廊对面的一排屋子，说道：“刚才，那三个药贩子分别进了其中的三间屋子里面，我得盯住了，看接头人怎么跟他们接洽。”

“真的吗？我帮你一起盯！”罗半夏说着，更紧地挨近了他。

汤川不自在地往后躲了躲，说：“美女警官，拜托你离远点儿，我不近女色的。”

正在两人大眼瞪小眼之际，汤川所指的三间屋子里最中间的那个房间打开了门，一名穿着黄色工作服的按摩女郎拎着一个包，低头从里面走了出来，很快消失在走廊另一边的拐角处。大约又过了两分钟，右侧房间又走出来一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按摩女郎，手里也拎着包，来回张望了一下之后，往罗半夏他们站着的地方走来。他们两人连忙若无其事地假装聊天。等到那名女郎走远，再回过头去观察的时候，只见左侧房间也打开了门，一名同样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按摩女郎甩了甩手上的毛巾，放进包里后，往走廊另一边的拐角走去了。

“走廊那头是什么地方？”罗半夏好奇地问道。

“那边是按摩女郎的更衣室，很多人干完活儿会去那边洗把脸休息一下。”汤川似乎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另外，刚才那个往我们这边走的女郎，多半是去餐厅找东西吃了。”

“这么说来，按摩已经结束了，那个接头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出现？”罗半夏小声地问道。

“别这么没耐心，等等吧。”汤川说道，“NAA的人哪是那么轻易会出现的？”

“那倒是，茂威汀就一直失踪……”罗半夏小声嘀咕道。

两个人又百无聊赖地盯了约半个小时。这时候，两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按摩女郎再次拎着装毛巾的包，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分别进入了刚才左右两侧的房间。罗半夏推测，刚才那个从他们身边走过的蓝衣女郎可能是从其他地方绕道回到了更衣室。大约一分钟之后，身穿黄色工作服的女郎也走入了最中间的那个房间。

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黄衣女郎进入不到五分钟，中间的房间里就传来了凄厉的尖叫声，然后那名女郎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喊道：“快来人哪！他要死了，救命啊！”

罗半夏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拉住她，问道：“谁要死了？你给我说清楚！”

“客，客人啊……”黄衣女郎脸色惨白，嘴唇哆嗦，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被人捅了，被捅了！”

罗半夏见她说得颠三倒四，急躁地一把推开她就往中间的房间冲了过去。屋里面的气氛令她感到十分压抑，只见房间是全封闭的，连一扇窗户都没有，一眼看去简直就像一口棺材。屋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按摩床，上面直挺挺地躺着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正在剧烈地喘着气。男人的身上只穿了一条裤衩，下腹部有一个大约一厘米的线性伤口，像是被刀捅伤的。

她深吸一口气，走近前去问道：“你还行吗？我们马上叫救护车，坚持住啊！”

可是，男人却只是翻着白眼，痛苦地捂住胸口挣扎。大约半分钟之后，他停止了所有的动作，陷入了永远的沉睡。汤川和那名按摩女郎随后走了进来，见到此情此景，那名女郎夸张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

刀口涂毒

罗半夏正靠在墙角低头思索的时候，杜文姜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小夏，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玩？还顺便充当了一回尸体发现人。”

“调查得怎么样了？死者的身份搞明白了吗？”罗半夏没心情搭理他，径直问道。

杜文姜得意地一拍胸脯，说道：“我一出马，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死者叫作王大山，是梅林药业有限公司的经理，据说他这次是来拉业务的。”

“哦？什么业务？”罗半夏明知故问道。她想看看，杜文姜从外界其他渠道打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好像是一种新药品的独家代理权吧。”杜文姜说道，“我们检查了他的手拎包，里面有很多关于新药品的资料。另外，他的手机里也有约他到这里来谈业务的短信。”

“哦？是谁发的短信？快把那个号码给我！”罗半夏迫不及待地说道。

可是，杜文姜却无奈地摆了摆手，说：“没有用，我已经试图联系过那个号码了，发现是空号。”

“可恶！”罗半夏低声咒了一句，又问道，“那些药品的资料呢？拿过来我看看！”

杜文姜随手就递上来一个文件夹，说：“没啥意思，都是些麻醉剂

方面的资料。”

罗半夏认真地翻看了一遍，并没有在里面找到有关 SPLIT 药物的蛛丝马迹。或许，这些药品资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王牌是不可能轻易示人的。她合上文件夹，沉住气又问道：“我让你找隔壁房间的那两个人，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找到了。”杜文姜的脸上又恢复了神采，“案件发生时，在王大山左侧房间休息的是康弘药厂的销售部主任束河子。而在右侧房间休息的是秦梦集团的市场部总监周耀。据桂枝川的老板娘丹姐交代，这两个人是跟死者王大山一起过来的，分别被安排进了三个单间享受按摩服务。”

“好！我们先去提审这两个人。”罗半夏心急地说道。

“呃，小夏，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嫌疑人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按摩女郎吗？”杜文姜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地说道，“从头至尾，只有那个女人进出过死者所在的房间，咱们为什么不先找她问问情况？”

罗半夏一怔，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杀人案件抛到九霄云外了，一心只想要查到 SPLIT 药物的线索。她努力让自己定了定神，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

这时，法医张成龙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掸了掸身上的灰，说道：“罗警官，这次的尸体情况比较简单，我们已经结束工作了。”

“哦，说说看，到底什么情况？”

张成龙摘下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也看到了，尸体身上的伤口并不大，是被一把类似水果小刀的凶器刺伤的。按理说，这样的伤口根本不致命，真正令他死亡的是刀上涂的剧毒。”

“剧毒？什么毒？”罗半夏惊讶道。

“从中毒的症状上看，很像乌头碱这一类的毒，具体要等化验之

后才能确定。”张成龙说道。

“那就奇怪了。”罗半夏蹙眉道，“如果凶手真是那个按摩女郎的话，她为什么要使用涂毒的小刀呢？直接拿尖刀扎进心脏不就好了吗？”

“哎，小夏，这你就不懂了。小刀比较好藏在身上，如果是十厘米以上的尖刀，恐怕就不好带进房间了吧。”杜文姜反驳道。

可是，罗半夏却使劲地摇了摇头，说：“小文，你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那些按摩女郎手上都拎着装毛巾的小包，把尖刀塞进那个小包里面，完全可以瞒天过海，任谁也不会察觉。而且，刚才事情发生得突然，我们没来得及搜查，即便那些小包里真装着凶器，估计也已经被处理掉了。”

“呃，那你是什么意思？”杜文姜语塞道，“难道你怀疑凶手不是那个按摩女郎？”

罗半夏点点头，说道：“是的，我怀疑凶手可能并不在那个房间里面，无法比较近距离地接触到死者本人，所以才要使用涂了毒的小刀来增加行凶的保险系数。”

“呃，凶手不在房间里面？”杜文姜耷拉双眼，没好气地说道，“难道你想说，这又是一个该死的密室杀人案件吗？”

罗半夏冲他白了一眼，转头又问张成龙道：“张法医，乌头碱这种毒物，毒性发作的时间大约有多长？”

“这个目前还不好说，要根据具体毒药的剂量来推算。”张成龙说道。

“大概的时间总会有吧？”罗半夏追问道，“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死者在进入房间之前，就已经中毒了？”

杜文姜在一旁瞠目道：“小夏，你该不会是想说，王大山是在接受

按摩之前，被另外两名同来的同伴给捅死的吧？”

“是啊！既然死因是中毒的话，我们的视野就不能局限在按摩房间这个狭窄的空间里了。”罗半夏说道，“小文，我不认同这是个密室，但也不表明隔壁房间的那两个男人是没有嫌疑的。”

“可是，我听说死者进入按摩房间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杜文姜仍旧不知死活地辩驳道，“没有人能中毒一个半小时而不求救的吧？”

——是的。根据汤川的说法，他们三个人进入按摩房间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半，而三名按摩女郎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八点半。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三名女郎才重新进入按摩房间。所以，这中间总共间隔的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

“况且，当时那名女郎就在房内，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告他的中毒症状呢？小夏，无论如何那名按摩女郎是脱不了干系的。”杜文姜继续落井下石道。

这时，张成龙眯起了眼睛，严肃地说道：“嗯，我也认为那种可能性比较低。事实上，从死者伤口的发黑程度以及四肢的状态来看，死者中毒时间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什么？”罗半夏对于法医的结论感到吃惊，旋即郁闷地低下了头，“好吧，还是先把那名按摩女郎叫过来问话吧。”

神秘药品交易

被列为第一嫌疑人的按摩女郎叫作菊花，二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第一眼看去并不是非常漂亮，但还算耐看的类型。此刻，她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必须由老板娘丹姐陪着才能开口说话。

“罗警官，真的不关我们菊花的事。”丹姐一脸委屈地帮腔道，“她进去的时候，王经理已经是那副样子了。”

罗半夏故意板起面孔，提高音量道：“丹姐，你可别搞错了。现在菊花是第一嫌疑人，那间屋子里除了死者王大山，就只有她一个人进出过。你最好让她老老实实把一切都交代出来。”

“警官，王经理是我的老客人，他死了我也很难过。”菊花扭曲着一张脸，声音颤抖地说道，“可是，我真的没有杀害他，你们别冤枉我！”

“那你进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些什么？”罗半夏问道，“比如，是谁捅了他？”

菊花摇了摇头，说：“没，没有说什么。当时，他已经喘得很厉害了，说不出话来。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跑出来找人求救了。”

杜文姜在一旁挠了挠头，问道：“听说，你们做完按摩之后，曾经出来了半个小时，那是去干什么了？”

丹姐在一旁狡黠地笑道：“警官，你们大概从未接受过按摩服务吧？在我们店里体验一下就明白了。通常做完一个全身油压按摩之后，我们会给客人盖上毛巾，让他好好地睡一觉，这样放松的效果更好。”

“那么，你出来之前，王大山还是好好的吧？”杜文姜觉得老板娘很烦人，转头问菊花道。

“我给王经理做完的时候，他当然是好好儿的。可是，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人刺了一刀。我想，凶手肯定是趁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杀人的。”

见菊花说得头头是道，罗半夏忍不住泼冷水道：“不可能。我一直盯着走廊上三个房间的门，在你离开之后，绝没有第二个人进入过那个房间。”

“这……”菊花面露难色。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处于多么不利的

境地。

“菊花，王大山今晚来这里，除了做按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事？”罗半夏小心地试探道，“我们发现他的皮包里装了很多药品的材料。他是不是要跟什么人谈业务？”

菊花咬着嘴唇，似乎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说。末了，她终于抬头说道：“警官，本来我们不好妄议客人的事情，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王经理确实是来跟人谈业务的，但是跟他一起来的那两位客人可不是什么好人。我听王经理话里话外，好像都在防着他们。你想想看，这两个人就在隔壁，说不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对王经理下手呢！”

“是呀，那两名客人都是第一次来，鬼鬼祟祟的。”丹姐装腔作势地说道，“我看最可疑的就是他们俩。”

罗半夏和杜文姜悄悄对视了一眼，觉得这个菊花的肚子里还有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防着他们？王大山到底说了些什么？”

“嗯……王经理说，那两个人很讨厌，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消息，非要缠着他分一杯羹。”菊花边回忆边说道，“不过，我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罗半夏挑了挑眉，心里对案情有了一个模糊的猜测。

杜文姜跟随罗半夏来到桂枝川的休息室，康弘药厂销售部主任束河子和秦梦集团市场部总监周耀已经等在那里了。案发的时候，他们俩分别待在王大山房间的左右两侧。

“小夏，你真的认为他们俩才是凶手？”杜文姜小声在罗半夏耳边嘀咕道。

“嗯，问问就知道了。”罗半夏抬起下巴，故作严肃地问道，“不

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听说，死者王大山是跟你们俩一起来的。你们很熟吗？”

束河子是一名长满络腮胡的矮个子男性，身材五大三粗，他看了身边的周耀一眼，说道：“还行吧！大家都是联系药品生意的，算是一个圈子的吧。”

“那么，你们今晚来这里做什么？”罗半夏问道。

“当，当然是来找乐子的了。”束河子毫无诚意地信口说道。

可是，罗半夏没有接话，目光中的严厉和诡谲看得人心里发毛。一旁的周耀是个四十出头的瘦高男子，显得稳重一些，目光锐利而机警。他思忖了片刻，故作坦然地说道：“束主任，警官他们应该没有恶意，更不会平白无故地冤枉人。我们不如就把今晚的来意跟他们说明白吧。”

束河子略微恼怒地瞥了他一眼，说：“生意上的事，不是随随便便能说的。”

这时，罗半夏的嘴角微微一勾，笑道：“束主任，您放心！商业上的机密我们自然是不会打听的。不过，据我们了解，今天晚上，你们三人是来争取某个药品的代理权，对吗？”

束河子沉着脸不说话。周耀轻轻一笑，说：“其实，具体的情况，我跟束主任都不清楚。只是听说王大山经理最近接到了一笔特别具有投资价值的买卖，所以就跟他商量，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公司也参与一下。”

“这个买卖是一种新药品吧？”罗半夏开门见山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药品具有如此大的投资价值？”

“这个……警官，我已经说了，具体的情况实在是不清楚。”周耀为难地说道。